

□小小说

他是一位画家，每日清晨便来到风光秀丽的湖畔写生，一画便是数个时辰，直至夕阳西下，余晖洒满湖面，方才依依不舍离去。

在不远处的一张石椅上，总见一位中年女子静静地坐着，表情凝重，似乎有某种难以释怀的心事。

此时，他刚完成了一幅画作，正沉浸在自我欣赏中，突然身后轻轻地响起了一个声音：“画得真好。”

他回头一看，正是那个女子。

他笑着说：“不是我画得好，而是这里的景色太迷人了。”

她迟疑片刻，说：“能为我在这里画一张肖像吗？”

他欣然同意，说：“当然可以，你坐在前面的石椅上，我就给你画。”

她高兴地说：“谢谢你。我去换一下装，可以吗？”

他点点头，心想，原来她是有备而来的。

她走进了身后的树林里。当她再出现时，他愣住了，只见她穿了一身洁白的婚纱服。他发现他吃惊的目光，脸上

微微泛红，说：“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他连忙说：“不，很美啊。”

正当他准备拿起画笔时，她又说：“我想画一张我和我老公的双人像。”

画家环顾四周，发现并无旁人，疑惑地问：“你老公呢？”

“他没来。但我带来了他的照片。”说着她把照片递给了他。

画家看见照片上是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人，不解地问：“为什么他不亲自来？”

她低声回答：“他已经死了好多年。”

“什么？已经死了，为何还要画这张双人像？”

“因为，我们曾经有过约定。”

“是什么约定？能说吗？”

“当然可以。”她从口袋里又拿出一张照片来，“先看看这个画面吧。”

画面上，荒山秃岭，野草丛生，污水横流，一片凄凉。

画家问：“这是什么地方？”

“就是此地，十年前的样子。”

画家瞪大了惊讶的眼睛，说：“真的不敢相信。短短十年间，发生如此巨变，

其中发生了什么事？和你们的约定又有什么关联？”

她陷入了回忆：“我们从小在这片土地上长大。多少年来，村里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却始终没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那年，我老公临危受命，担任了村支书，下决心要改变这里的模样。他这样对我说：‘我们结婚时候，穷得连个体面的结婚照也拍不起，我一直有两个梦想，第一个就是要把这穷山恶水改造成青山绿水的人间福地，第二个就是等到成功的那一天，我们就在这里拍一张婚纱照，以弥补我们的遗憾。’为了这两个梦想，他豁出命地干，带领大伙植树造林，开垦荒地，治理污水，把汗水和热血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上。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换来了今天的新面貌。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却病倒了……”

她哽咽着继续说道：“他患的是不治之症。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的身边。记得那天晚上，他从昏迷中醒来，发现我正悄悄流泪。尽管身体已经虚弱不堪，他还是艰难地挤出了一个笑容，用微弱

的声音安慰我：‘哭什么？我们的第一目标已经实现了，应该高兴才对。等我病好了，我还要看着你穿上婚纱，一起拍那张属于我们的婚纱照呢。’可没过几天，他就走了……”

说到这里，她已泣不成声。片刻后，她继续说：“我每天来到这儿，看着这片美丽的山水，心里总为没能实现我们的第二个梦想而遗憾。”

画家听到这儿，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他激动地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会尽力为你画出这幅画的，实现你们第二个心愿。”

于是，他重新让她坐下，调整好姿势，拿起画笔，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身体微微靠向中间，仿佛身边就坐着自己的老公。

初稿完成后，画家又经过几天几夜的精心创作，终于大功告成。

当妇人手捧这幅画，激动得热泪盈眶。画中的她穿着洁白的婚纱，微笑着靠在老公的肩头，背景是那片美丽的湖畔和青山绿水。她喃喃地说：“老公，今天，我们的梦想终于全部圆上了。”

□诗 歌

暮色里的淮河(外一首)

闫立新

白的，黑的，红绿相间的鸟
从岸堤同时掠过
汇聚成一条河
由此我们看到这条河翻滚，旋回
以暮色为狂澜的河床
闪烁着波光羽影

大地上的暮色
来得更迟一些
但这不影响草木的悲喜
它们总要承受着一荣一枯的轮回
总要背负着衰败的重量
转身向秋
而滩涂上，突兀的岩石
一年一年
雨水冲刷不掉的孤独
月光也在枝梢上
落下生死两茫茫
已有人把它拖进梦中

风一起
淮河是有翅膀的。水一起
船也是有翅膀的。从遥远的山巅
又低低地飞向海
路过分岔的大湾地
我喊了一声
她似乎停顿了一下

似乎张开了柔软的水臂
等待我的扑入

淮河之夜

撑起暗夜的
来自云洞里的一线光
一根承上启下的白骨
让大鸟飞得不再孤绝
使淮河，没有向西回溯
也没有向东流逝的矛盾

我相信
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
就像今夜
淮河的喧嚣里隐藏着水草的梦
两岸磅礴的芦苇
借风起势
鸟的睡眠摔碎一地
月光也有越不过森林的恍惚

我也一分为二
做自带翅膀的人
那远山，那苍茫
又想着灯火里的名字
各自芬芳
此时，我像极了一棵小草
在低凹的生活里挺拔

□诗 歌

眷恋·回望(外一首)

孙登科

公园花园中，一个小女孩
天真烂漫，蹑手蹑脚
心，禁不住急切地蹦跳
尾随那只扇动着阳光的彩蝶
欣然忙乎着 喜煞
宛若安徒生笔下的童话

她的情趣与执著
一心只想得到它
但那只精灵般的小蝴蝶
优雅地飞上飞下
仿佛在逗她玩耍
直到精疲力尽
她仍任性地恣意豁达

我隐忍着怜悯
悄悄按下手机快门
她楚楚动人的模样
终于和小蝴蝶定格成一幅画

当我把这个秘诀向她敞开

她不顾拭去额头上汗水
红红的小脸蛋，笑靥如花

读《桃花扇》

一身正气，一腔热血
孔尚任绘制出
一幅爱情悲剧的画卷
扇血点燃的桃花
是万劫不灭的精神搏斗

才华横溢与才艺双绝
是才子佳人点亮的灯盏
共同构筑的香巢
醒亦融融，梦亦绵绵

高洁与卑贱
是在那人格落差之间
一把千古的《桃花扇》
搨出了气节
搨出了割臂
远远地超出了浪漫

□散 文

冬 梦

卜庆萍

我站在秋天的巷口翘首张望，当立冬的扉页缓缓掠过，秋天便收敛了飘举的衣袖，将金色的盛装叠存于衣柜。冬天，像一个随时光转移的葵菜，一会儿从原野的树梢上探出头来，一会儿在耸立的楼角上朝我微笑。随着一声冬日的笛鸣响起，冬天便展开飘逸的翅羽翩然于大地。

沿着季节的轨道绕行，又到了并不陌生的时刻。我立于街角，站在巷口，企盼冬天的到来，冬天真的来了。像一幅嫣红的画，挂在了盈满歌谣的春恋里，挂满了一丝丝饱满的相思。我生怕这一时刻来得慢，走得快，把它捂在掌心里，揽入胸怀中。我急切地想和冬天作一次深刻的交谈，就像回到了遥远的家乡，坐在母亲的炕头上，作一次分别已久的叙说。

告别春的希冀，夏的恣肆，秋的炫耀，季节穿上了冬的霓裳，迈着沉稳矫健的脚步，走进大自然的家园。

天气渐渐凉了下来，北国的风像插上了翅膀，飞得更快，舞得更急，使偌大的空间迅速冷凝，随着季节的深入，会冻得让人伸不出手来。然而，我更喜欢这个天寒地冻的时节，它会冻得人脑清醒，思维敏捷，绝无慵懒混沌的可能，给人更多的是一种爽快。就像一杯高纯度的烈酒饮入胸怀，更能使人痛快淋漓，那种彻骨彻肺的荡气回肠的甘爽酣畅，会在寒冷的冬日里发挥到极致。

冬天里，光秃秃的树木，萎缩得只剩根茎的小草，干裂的冻土，在许多人的眼里，缠绕着一抹愁思，挂着淡淡的忧伤。我却把这种景观，看作一缕记忆的醇香，在诗化的禅境里生出一丝丝美妙。赛场上，运动员百米冲刺之后，会有大口的喘息，我不会从这种过度劳顿之后的张口延喘中，仅凭一丝表象判断雅俗。相反，这个时候，却是一个珍贵的褒奖。冬天是大自然心灵的憩园，在人和大自然脉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
(第五季)征文

近看一则视频号，视频博主说了这么一句话：“小雪时节，除了锅子，好吃的还有黄心菜。”黄心菜，也叫黄心乌，麻叶白菜，外叶深绿谓之乌，菜心嫩黄色，麻叶者，是从叶面起皱的外观上说的。十年前，我在《寿州报》连载“寿州琐记”，写过题为《青白可人，金泽传世》一文，青、白、黄三色形诸其中，对寿县的黄心乌投入了无限的感情。我觉得人之一生，没有比过往的经历更珍贵的东西，我在寿春城生活了三十年，我的理想和青春都投向那里的四角天空，那时候城里的东北城塘(东园)一带还没有开发，报恩寺周边的菜地还在农耕状态，我比照《南京蔬菜志》的描述，把黄心乌家世以及对城池的蔬食供给联系起来，得知青菜也叫“菘”，张树侯的斋名叫“晚菘

堂”，种菜论书老寿州，辛亥老人、书法家张树侯种的菜有可能就是黄心乌。《寿州志》共列出 37 种蔬菜，“菘”排在第一位，证明它是居民常用并喜食的蔬菜。甘熙在《白下琐言》里有对瓢儿菜的描述：“今之瓢儿菜，或谓菘菜，然必经霜雪始佳，秋末尚早……茎扁，叶皱，环抱极紧，外绿中黄，谓之菊花心。”黄心乌“心叶淡黄”谓之黄心，“外叶墨绿色”谓之乌，与南京的“菊花心”当属一类。

但我出城居住又有数年，这数年中，寿春城的变化日新月异，报恩寺一带已经开辟为街区，城塘公园已成规模，俨然一处新的风景。只是那时连片的菜畦和离草草地已被侵蚀或已不见，于是心里面就有了隐忧，我们曾经醉心的东园黄心乌会遭受绝迹的命运吗？这

校园里的“黄心乌”

王继林

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很多年前，我在谈过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后就开始思考东园未来的发展，虽然这些思想有些空泛而不切实际，但到底是爱之心切，我常常游走于城隍庙巷，踏着晨露或深雪，细心考察那里的乡土现状，也曾写过《穿过寿州的乡土长廊》在《皖西日报》整个版面刊登。后来随着读史的深入，我甚至感觉从时间来看，寿县的历史并不比周边市县的长，寿县的文化优势不能不说是历史遗存上的，是那些原真性的城郭、官署、寺观以及抟抔在民生当中的风俗传承。我担心的是文化的断裂，是怕传承了几千年的生活场景在时代发展中如轻烟一样散去。因此，我再看到“黄心乌”菜地的时候，心里的亮色可想而知，而这块地是在校园里的。

校园搬出城外已近十年，原址在城里东大街。为了纪念它的历史，学校的外环路由四个人命名。东环为“进义路”，“进义”是吴进义，乾隆二年春春镇总兵署总兵，这条路代表着学校的前身。在进义路的南段是“劳动教育实践基地”，那是分配给八年级各班的菜地。时令小雪，路过那里，各式蔬菜错落生长着，其中就有一块油油亮亮的黄心乌。我不禁想起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诗来，但这里不是桃花，化用作黄心乌，“不知转入此中来”。是啊，生存空间变了，但脉息没有变，这脉息是由种子连接着的，我们在夏天将尽之时撒下种子，培出新苗，再作移栽，施肥、灌溉，覆以肥沃的土壤，经风霜雨雪，茁壮于凛冽的寒冬，又有了可餐的秀色。

□散 文

妩媚老戏

米丽宏

当那开门红锣急急敲响，猩红大幕徐徐拉开，现实隐去，时空转换。丝竹牙板的悠扬脆生里，心反倒慢慢沉下来，像从这一世闪进了另一世。

那舞台上，是多么简单，一桌二椅，是金鸾殿，是路边店，还可以是小姐的绣楼、书生的书房。木桨轻摇，划船过江；马鞭举起，骏马奔腾；十万八千里，就是一个圆场就能抵达；漫漫长夜，几声更鼓夜尽天明。明明台上“假戏真做”，可台下也就实实在在地“认假作真”，咱中国人哪，怎么说呢，骨子里就这么浪漫！

“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顷刻间千秋事业，方丈地万里江山”，“眨眼间数年光阴，寸柱香千秋万代”。老戏，就是这泼墨山水大写意，细细想来，简直有三分妩媚。

这妩媚，不是柔媚，而是一抹生气，于文化的园圃里绵延不息。老戏，与时尚不合卯、不对缝儿，与潮流不同道、不同频；然而，它就那么孤绝执拗地芳香着，挺立着，好像就是用一剂清凉来降低人们心头的燥气。

你听那宫角商徵羽，你看那生旦净末丑，你品那悲欢离合事，你悟那神仙老虎狗，你念那爱恨嗔情仇，你辨那忠奸善恶丑……那大起大落、大开大合，那曲里拐弯、吞尽隐情，那渔唱三更、才子佳人，那河山依稀、春秋大梦……俗日子、旧恩怨、老故事、真德行，全集中于一出大戏的勾连曲折里，令人心悬之，意念之，情系之，泪涌之，慨叹之。

舞台上，青衣，含胸敛眉袅袅去，彩旦，花团锦簇翩翩来；武生，威风凛凛唱罢，公子，风流倜傥登场；白鼻子的丑儿，插科打诨；大花脸咿咿哇哇，一双铜锤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真是：舞台小天地，人间大生活。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冷清的娱乐里，乡村戏台真是我们渡天的繁华。谁不爱那花红柳绿、飞袖流云，谁不爱那波折之后团圆的惊喜？

然而，大戏年节里才有，那是无数粗茶淡饭后的一顿大餐，当下饱是饱，但真真解不了素日的馋啊。所幸，在我

七八岁时，乡卫生院和乡政府各购进了一台电视机。那十四英寸的“戏台”便成了我的心念之地，也成了个聚拢人气的源头。

有一段时间，我们西庄几个小孩子痴迷电视。下午放学到家，来不及吃饭，扛上板凳就跑去卫生院占地方。板凳一条条摆列有序，电视机却长久沉默在紧闭的窗里。等负责人开机的人吃过晚饭，迢迢而来，将窗户“呼啦”推开，霎时间众声沉寂，焦点会聚。那两扇窗，真不亚于幕布启开的声势。

随着电视被“扭”过脸，面向窗外——一个强大的物理的“场儿”形成了！一支支长条板凳上，开始填充空座满虔诚的身影。黢黑的街巷里，还有络绎不绝匆匆赶来的人。

遇到播放老戏节目，看吧，院子里的人群更如黑云压地，后面的人只有站在板凳上伸长脖子使劲儿瞧——如今想，那眼力该有多好！

那时的电视台，开机后总要调试良久。调台的人，在我们眼里简直有着神

霞浦风光

杨祚旺 摄

